

顧亭林先生遺書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崑山顧亭林先生著

金石文字記

君宜書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為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于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紙墨。躡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儉丁鮮能識字。其或褊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豈無挂漏。亦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東吳顧炎武序。

金石文字記卷之一

商

比干銅盤銘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真。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欵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靈。一作寧。茲一作於。寶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欵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鋒。下闊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寬居之。嘗見之為余言之。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為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疑以傳疑。姑存之。編首云爾。

周

石鼓文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及車攻吉日之閑。溪也。金史馬定國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字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楊用修慎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余獨以其辭不足儕于二雅而疑之。今在京師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有元潘迪音訓。

韓退之石鼓詩。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今讀此詩。但有鋪張而無意味。其有一章之可幾於二雅哉。若岣嶁碑詩。不知何所據。而作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南嶽周廻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昔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而退之因此作詩。其辭曰。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擎虎螭。事嚴跡祕思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漣。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

樹猿猱悲。則是不獨自韓以前未有見此碑者。即退之亦未之見也。至宋嘉定壬申。有何致字子一者。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以歸。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古。可斷其為偽作而無疑也。

吉日癸巳

世傳周穆王登壇山。刻此四字於石。金石錄以為三代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乃類小篆。疑而未信。今壇山在贊皇縣東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縣之儒學戟門西壁。

鼎銘

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為雲雷之形。其文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中。古仲右古佑。世惠僉立古位。中廷玉呼。史端冊令古命。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古汝。元衣東帶。弋瑣戟縞。韁彤矢鑒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顯敬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列考。用周篤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朱彞尊曰。鼎銘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註。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

吳季子墓碑

唐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在丹陽縣延陵鎮吳季子廟。越絕書曰。昆明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即其地也。後人又摹刻於縣南門外驛前。

元吾邱行學古編曰。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且音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郡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謬。比干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復具。

秦

泰山石刻 李斯篆

金石錄言劉跂作秦篆譜。凡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言宋莒公摹本僅二世詔五十一字。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宮之東廡。而泰安州城內東嶽廟中別刻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傳。

嶧山石刻 李斯篆

秦刻久亡。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摹本刻之於石。在陝西西安府儒學中。元至元一十九年重刻者。在鄒縣治。

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鑄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為工。鄭司農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漢

魯孝王刻石 八分書

金高德裔記曰。魯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池。明昌二年。詔脩孔子廟。匠者於

池中得此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子廟中。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為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

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曰。惟王五十六祀考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而論之曰。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雄。楚尤强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嗚呼。可謂僭矣。楚之僭在王。而不在乎自紀其元也。春秋書隱公元年。豈亦不用周之正朔者乎。劉原父曰。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

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窩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獻鎮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羸。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色土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圮。而其文剥蝕殆半。若少室啓母二所。即闕亦就墮矣。

其文曰。惟中 嵩高神君 休 最純春生萬物 寸起雲潤施原流 宣 竝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眾庶所尊 奉起 盡勤 功德刻石紀文 顯 異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陽城 長左馮翊萬年

呂常始造此石闕。以後列職官姓名。字多漫滅不可識。  
竝天普天也。古人省文。

嵩山三石闕。不載洪氏隸釋。故今錄其全文。此三闕巋然尚在。而永叔德父當宋之盛時。何以皆未之見。則知二錄所不及載者。固多也。

開母廟石闕銘 篆書 延光二年

今在嵩山啓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內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蓋亾其上一層矣。後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又曰。闕式以石條累砌如牆。而闕中其石質。甚粗劣。空地間雜刻花紋。亦不工細。即篆文亦未盡善也。內修條二字。皆從彳。歲屠維協洽莫春。予親至廟下。視此石闕。井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於其旁。仍亾其上一層也。

其文曰。

開母廟

神道闕。時太守

朱寵。永陵泉陵薛政。五官

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園陽馮寶。承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穆。戶

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伍左福。題名

百川柏鯀稱遂

浩浩下民震驚。

寫元九山甄旅。

漢山辛癸

之間。

斯民同心濟

替。又遭亂秦。

馮神。隔彼飛雉。

符瑞。靈支挺生。

鈍清。興雲

降雨。

不歇。比懸乾坤。

我君千秋萬祀。

銘功昭昧後昆。

二年。以上重曰。

德洋溢而

溥優。

則文耀以消搖。

皇極正而降休。

芬茲楙于圃疇。

木連理於半條。

昨日新而

累熹。

咸來王而會朝。

九域其修治

祀聖母虔山隅。

神亨而格。

釐我后以

萬祺。

于樂而罔

永歷載而保之。

銘文後

重曰二字。出楚辭遠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井叔誤以為重日。而云是年月一行。按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漢書班婕妤自悼賦。文選潘岳寡婦賦。亦竝用重曰二字。

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今在登封縣四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里。當是漢時廟在其地。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二十行。行四字。其所列丞薛政等。與啓母廟同。其為  
一時所立無疑也。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  
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訛其上石一層矣。其見存之文。每行四字。曰。林  
芝。日月而。

三月三日。郡陽城縣興治神道

君丞零陵泉

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祕  
俊。廷椽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荀猛。趙始。

北海相景君碑并陰。八分書。漢安二年八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漫漶。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八分書。永興元年六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後人刻其上曰。漢鍾太尉書。洪氏隸釋曰。按圖經云。鍾繇書。  
繇以魏太和四年卒。上距永興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

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舉其石之多寡以別之。水經注載此為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吏卒。杜氏通典刻本亦作百戶吏卒。三國志監本同。

魯相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并陰

八分書 永壽二年九月

今在廟中。碑兩旁竝有刻字。

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

其文有云。逡遁退讓者。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桓公楚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敘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又退為大夫。降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顏之推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為逡字。當音七均切。然余考之古書。亦多不同。如晏子春秋有云。晏

子巡遁而對。有云。晏子逡循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外戚傳。逡循固讓。皆以下字為循。而此碑及漢書禮注。又以遁為巡。又如莊子。忠諫不聽。躊躇勿爭。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稽首。又逡循之異文。而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退也。其字從彳。則又逡之異文也。楚辭九章思美人遷逡次而勿驅兮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皆作逡又書妣為安。與堂邑令費鳳碑同。而玉篇云。安必媚切。女名。此又後人之解也。

漢人書有遁甲開山圖。雷麓漫鈔曰。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名為遁。因引此碑證為遁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也。今按遁字。古人以代巡字者多。當是巡甲。太玄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碑上有一大孔。漢碑多如此。劉熙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後漢時人所見云爾。不知周時固有碑矣。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絳繞。正義曰。絳即綿也。鑿去碑中之木。令空於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綿之一頭繫棺。

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入各背碑。負緘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喪大記君葬用轎四綺二碑大夫葬用轎二綺二碑。又曰凡封用綺去碑負引注云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緘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空使輓者皆繫緘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緘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此劉熙所指葬時施鹿盧下棺之碑也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上當碑南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几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空用木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注云麗繫也謂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雜記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此注家所指在宮廟之中一為賓揖之碑一為麗牲之碑者也碑之字本從石空用木者取其慢於事也其見於西漢人之書者淮南子盧敖見若士遯逃乎碑注曰匿于碑陰是也孫何碑解曰何始寓家於頽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苦貫索之為者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皆高不過今之三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水為之可以用以引棺今既失其穿中之制而碑之高大乃無限度與古人之碑名同而體異也

楚相孫叔敖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三年五月

拓本

此碑見於水經注。言在期思縣城西北隅。楚相孫叔敖廟前。然作文之人似不  
曾見春秋史記者。其文云。叔敖為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叔敖相楚莊王。乃  
魯宣公時。而曾閔二子。魯定哀間人。當楚昭王惠王之世。援後贊前。已為不順。  
又云。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則大可異。伍舉乃靈王時人在叔敖後四五  
十年。而邲之戰。叔敖所斥嬖人伍參。即舉之父。乃云繼其統何耶。又云仕于靈  
王。又云卒而莊王封之。按春秋。莊王子共王。共王子康王。靈王。今反以靈王在  
莊王之前。可謂目不知書者矣。

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馬驥曰。左傳宣十一年。今尹為艾獮城沂。杜氏注。  
蓋艾獮孫叔敖也。不名饒。

冀州刺史王純碑 八分書 延熹四年十二月

拓本

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七年二月